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呂本中詩集校注

第三冊

中華書局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呂本中詩集校注

第三冊

〔宋〕呂本中撰
韓西山校注

中華書局

東萊詩集校注卷十一

食筍

窮鄉未寂寥，五月富筍茁^(一)。近山新得雨，此物晚亦發。初看數寸出，意有千丈拔。長條不成鞭^(二)，乃以美見伐。錦繡罷駢頭，玉指已不襪^(三)。坐令藜藿口，如受滌灑滑^(四)。連年江海病，未免魚蟹罰^(五)。甘津到齒頰，恐此或未察。居閑快一飽，我已久斷殺。更莫厭比鄰，時時聽羹戛^(六)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筍茁：茁，泛指植物的生長。《詩·召南·騶虞》：「彼茁者葭，一發五豝。」毛傳：「茁，出也。」筍茁，竹筍初出貌。黃庭堅《游愚溪》：「笋茁不避道，檀欒搖春煙。」

〔三〕鞭：竹根。宋釋贊寧《筍譜》：「筍者，竹之筍也。竹根曰鞭，鞭節之間乳贅而生者竹。」冬春出土的新筍，可以成竹，五月以後長出的新鞭，鞭頭之筍，不能成竹，謂之「偽筍」，掘以爲食。

〔三〕錦繡：繡襖，比喻筍簪。蘇軾《送筍芍藥與公擇》：「駢頭玉嬰兒，一一脫錦繡。」駢頭：頭挨著頭。《詩話總龜》前集卷二一引唐人《食筍》詩曰：「稚子脫錦綉，駢頭玉香滑。」玉指：以美人脚指喻竹筍；不襪：光脚不穿襪子。杜甫《北征》：「見耶背面啼，垢膩脚不襪。」此喻筍衣剥去。

〔四〕藜藿口：吃野菜的嘴。滫瀡：古人烹製食物，用植物澱粉拌和使之柔軟滑爽。《禮記·內則》：「藜、藿、粉榆，免藁滫瀡以滑之，脂膏以膏之。」鄭玄注：「謂用調和飲食也。……秦人澠曰滫，齊人滑曰瀡也。」意謂致使吃藜藿的嘴，就像嘗到經過精心烹製的美味那樣的柔軟滑爽。

〔五〕江海：指奔走四方。病：疲憊。言已連年奔走四方，難免受到魚蟹懲罰。

〔六〕羹臠：即「臠羹」。刮鍋聲音，以示羹盡。《史記·楚元王世家》：「始高祖微時，嘗辟事，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。嫂厭叔，叔與客來，嫂詳爲羹盡，櫟釜，賓客以故去。已而視釜中尚有羹，高祖由此怨其嫂。及高祖爲帝，封昆弟，而伯子獨不得封。太上皇以爲言，高祖曰：『某非忘封之也，爲其母不長者耳。』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。」後因稱嫂爲「臠羹」。此處即謂刮鍋。

白鬚

不作韓城住，虛爲河朔行^{〔一〕}。白鬚鑷更出^{〔二〕}，知爲阿誰生^{〔三〕}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河朔行：即再至大名帥府作幕官。

〔二〕古人爲了「却老」，用鑷子拔去白鬚或白髮。唐韓翃《家兄自山南罷歸獻詩敘事》：「空嗟鑷鬚日，獨是屈腰年。」蘇轍《次前韻》：「心空煩惱不須除，白盡年來罷鑷鬚。」

〔三〕阿誰：誰，何人。《樂府詩集·橫吹曲辭五·紫騮馬歌辭》：「十五從軍征，八十始得歸。道逢鄉里人，家中有阿誰。」

宿劉固寺佛殿下即劉伶墳也^{〔一〕}

劉伶墳上土，佛殿古崔嵬。坐久野僧出，天寒飢鴈來。千年醉裏魄，一甬死前灰^{〔二〕}。未盡

先生意，空留數字回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劉伶墳：劉伶墓，史籍記載有多處，如浙江定海（《延祐四明志》卷七）、嘉興縣東（《方輿勝覽》卷三《嘉興府》）、光州北（《明一統志》卷三一《汝寧府》）、徐水縣（《畿輔通志》卷四八《陵墓·保定府》）、嶧縣東北（《大清一統志》卷一三〇《兗州府二》）等，此處言「劉固寺佛殿下」，當在今河北永年縣劉固鎮。

〔二〕甬：即錫；鍬。《晉書·劉伶傳》：「常乘鹿車，攜一壺酒，使人荷鍬而隨之，謂曰：『死便埋我。』」其遺形骸如此。」死前灰：借用「劫前灰」為詞。見卷六《送朱時發》詩注。謂千年醉裏魂魄，如今只有一甬死前塵土。「一甬」自此遂為名典。陸游多次使用，如《五鼓起坐待旦》：「伯倫一鍬君休笑，冢象祁連亦已平。」《縱遊》：「百錢掛杖無時醉，一鍬隨身到處埋」等。裘萬頃《寄張仲符時得烏石岡地二首》之一：「今人那似古人賢，一鍬隨身日醉眠。」岳珂《浩歌行》：「一壺一鍬醒復醉，便作劉伶藉糟計。」

懷衛道中寄京師諸友三首〔一〕

客舍冷如漿〔二〕，客夢甘若飴〔三〕。初無遠行念，況有徂年悲〔四〕。平生好交遊，大半走路

歧。不如亭前月，所到長相隨。何時脫身去，共採西山芝^{〔五〕}。有兒當似公，尚能傳我詩。

〔箋注〕

〔一〕懷衛道中：懷州（今河南沁陽）至衛州（今河南衛輝縣）的途中。

〔二〕冷如漿：漿，一種酸味的飲料。《魏志·夏侯太初傳》注：「司馬宣王久病，……曹爽專政。（李）豐依違二公間，無有適莫，故于時有謗書曰：『曹爽之勢熱如湯，太傅父子冷如漿，李豐兄弟如游光。』」此指冷清。

〔三〕甘如飴：甘甜如飴糖。《詩·大雅·綿》：「周原膴膴，萇茶如飴。」韓愈《芍藥歌》：「一尊春酒甘如飴，丈人此樂無人知。」

〔四〕遠行念：遠行的想法。卷三《登舟》：「已無行役念，寧有別離悲。」徂年悲：徂年，本為感歎時光流逝，如《後漢書·馬援傳贊》：「徂年已流，壯情方勇。」後逐漸轉意為悲秋。南朝陳江總《別袁昌州二首》之一：「河梁望隴頭，分手路悠悠。徂年驚若電，別日欲成秋。」蘇軾《秋懷二首》之一：「苦熱念西風，常恐來無時。及茲遂淒凜，又作徂年悲。」

〔五〕西山芝：西山的芝草。秦末四皓，見秦苛政，隱於商洛，作歌曰：「莫莫高山，深谷逶迤。曄曄紫芝，可以療饑。唐虞世遠，吾將何歸？」事見《史記·留侯世家》。杜甫《幽人》：「知名未足稱，局

趣商山芝。」王安石《張良》：「從來四皓招不得，爲我立棄商山芝。」意謂一同歸隱。

直莫如兩王^(一)，清莫如兩方^(二)。孫謝豈不美，久滯尚書郎^(三)。黎子老歸國，只今鬚鬢蒼^(四)。邵子住山雲，欲出未肯忙^(五)。高子出林壑，坐看天際翔^(六)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兩王：指南朝齊王延之、王僧虔。《南齊書·王延之傳》：「宋德既衰，太祖輔政，朝野之情，人懷彼此。延之與尚書王僧虔中立無所去就，時人爲之語曰：『二王持平，不送不迎。』太祖以此善之。」

〔二〕兩方：後漢陳寔長子紀字元方，四子諱字季方。二人皆有高名。《後漢書·荀韓鍾陳列傳贊》：「二方承則，八慈繼塵。」李賢注：「二方，元方、季方也。」

〔三〕孫：當爲孫衍（廣伯），高郵人。孫覺孫。嘗從呂希哲學，與本中爲同門。後又受呂好問薦。謝：或即謝克家。卷九有《謝任伯夫人挽詞》，足見二人有交往。謝克家紹聖四年進士，一直到宣和間都很不得意。靖康後驟進。

〔四〕黎子：當爲黎確。見卷一《符離諸賢》注。歸國：返回朝廷作官。黎確在宣和間爲諸王府直講。他是崇寧初或更早一些的進士，到宣和間，已近二十年，所以說他「老歸國」，「鬚鬢蒼」。

〔五〕邵子：邵伯溫（一〇五六—一一三四）字子文。邵雍子。據《師友雜誌》記載，伯溫與李峻、唐廣仁等人交往，與本中亦有過從。住雲山。退隱山林。據《宋史·儒林傳·邵伯溫》：崇寧大觀間，以元符上書入邪等，出監華州西嶽廟，久之，知峽州靈寶縣，徙芮城縣。丁母憂。

〔六〕高子：當爲高茂華，字秀實，一字居實，元氏（今屬河北）人。曾布甥。哲宗元祐六年進士。紹聖元年（一一〇九四）中博學宏詞科。與呂本中等爲「十友」，屢有唱和。崇寧中入元祐黨籍，五年叙復。呂本中稱其人物高遠，有出塵之姿。文集不存。出林壑：崔顥《贈懷一上人》：「我法本無著，時來出林壑。」

人誰不小康，李趙常窘束〔一〕。窮閭爨①溫火〔二〕，老未飽饘粥〔三〕。它長未遽數，此事已絕俗。爲人死不厭，自奉一米足〔四〕。

【校記】

①爨：原作「爨」，據宋集珍本、四庫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李趙：李，或即李怵，字去言。見卷一《得李去言詩次韻答之》注。《紫微詩話》云：「方臘之亂，去

言有詩：「蒼黃避地小兒女，漂泊連床老弟兄。」或此時在京師。趙，或即趙鼎臣（承之）。宣和三年，出知鄧州，未幾爲太府卿。此時當在京師。參見卷七《和趙承之》注。窘束：窘迫。

〔三〕窮閭：陋巷，窮人住的里巷。《荀子·儒效》：「雖隱於窮閭漏屋，人莫不貴之，貴道存也。」爨：燒煮。溫火：亦作「蘊火」。不見光焰的火。漢荀悅《漢紀·成帝紀》：「冬生菜，彊加溫火，非時而生，人不宜以供奉養。」《漢書·循吏傳·召信臣》作「蘊火」，顏師古注：「蓄火也。」

〔三〕饘粥：亦作「饘鬻」。稀飯。《禮記·檀弓》：「哭泣之哀，齊斬之情，饘粥之食，自天子達。」陸德明釋文：「饘，本又作飡，《說文》云：糜也。」

〔四〕自奉：謂自身日常生活的供養。漢劉向《說苑·政理》：「武王問於太公曰：『賢君治國何如？』對曰：『賢君之治國，其政平，其吏不苛，其賦斂節，其自奉薄……。』」《三國志·吳志·步騭傳》：「榮不足以自曜，祿不足以自奉。」一米足：梅堯臣《高車再過謝永叔內翰》：「一飯足以飽我腹，一衣足以飾我躬。」蘇軾《寄妙總大士參寥子》：「我飽一飯足，薇蕨補食前。」

河堤

平田接長河，眼界起突兀。今日並堤行〔一〕，麥壠青已出。客行不知晚，但感此節物〔二〕。

新霜被西山，久厭塵土沒。坐懷故人面，於此見髣髴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並堤行：沿著河堤行走。歐陽脩《代書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》：「並河行數曲，山陂亦縈繞。」

〔二〕節物：季節。晉陸機《擬明月何皎皎》：「踟躕感節物，我行永已久。」宋蘇舜欽《秋夕懷南中故人》：「向夕依闌念昔游，蕭條節物更他州。」

寄浚州張揆〔一〕

張卿留客酒如澗〔三〕，我欲從之病不能。憶過公家更東望，斷崖高樹雪層層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浚州：今河南浚縣。張揆：未詳。據《建炎以來繫年要錄》卷三六、四六、六三記載，建炎間，孔彥舟據長沙，有張揆者，為孟皇后親姑子，官儒林郎，彥舟命為權潭州通判，繼辟權知潭州。彥舟敗，「坐與孔彥舟、馬友交通下吏，計贓抵死。以昭慈（孟后）外親，免編配，送韶州收管。」似即其人。

〔三〕酒如澠：澠，古水名。源出今山東淄博東北，西北流經博興東南入時水。《左傳·昭公十二年》：「晉侯以齊侯宴，中行穆子相。投壺，晉侯先，穆子曰：『有酒如淮，有肉如坻。寡君中此，爲諸侯師。』中之。齊侯舉矢，曰：『有酒如澠，有肉如陵。寡人中此，與君代興。』亦中之。」杜甫《贈特進汝陽王二十韻》：「謬持蠶測海，況挹酒如澠。」黃庭堅《寄題榮州祖元大師此君軒》：「有酒如澠客滿門，不可一日無此君。」

田家樂

東家西家蠶上簇〔一〕，南村北村麥白熟〔三〕。小兒腰鎌日早歸〔三〕，大兒去就田間宿。斗酒相邀不爲薄，鄰翁相對且斟酌。聖主當陽億萬年〔四〕，年年歲歲田家樂。

〔箋注〕

〔一〕蠶上簇：簇，供蠶作繭的用具。多用莊稼稻稈紮成。唐王建《簇蠶辭》：「新婦拜簇願繭稠，女灑桃漿男打鼓。」蠶上簇，蠶上架開始吐絲作繭。

〔三〕白熟：熟透。宋趙德麟《侯鯖錄》卷一：「東坡云：世之對偶紅生白熟、手文脚色二對，無復加也。」

〔三〕腰鎌：腰裏插着鎌刀。杜甫《大麥行》：「東至集壁西梁洋，問誰腰鎌胡與羌。」宋張舜民《打麥》：

「大婦腰鎌出，小婦具筐逐。」

〔四〕當陽：古稱天子南面當陽而治。《左傳·文公四年》：「昔諸侯朝正於王，王宴樂之，於是乎賦《湛露》，則天子當陽，諸侯用命也。」杜預注：「言露見日而乾，猶諸侯稟天子命而行。」孔穎達疏：「陽，謂日也。言天子當日，諸侯當露也。」

梅

獨自不爭春〔一〕，都無一點塵。忍將冰雪面〔二〕，所至媚游人？

【集評】

參見卷二《梅》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不爭春：不同群花爭豔於春日。王禹偁《櫻桃》：「子多將盡夏，花晚不爭春。」蘇軾《杜沂游武昌以

酴醾花菩薩泉見餉二首之一：「酴醾不爭春，寂寞開最晚。」

〔三〕冰雪面：形容梅花的高潔。謝邁《雨中漫成》四首之四：「當時一笑冰雪面，曾動揚州詩興來。」忍：豈忍；豈肯。媚遊人：沈約《悲哉行》：「旅遊媚年春，年春媚遊人。」

寄崔德符〔一〕

江城昔還往，耆舊各能文。暫別猶相憶，雖忙亦見存〔三〕。好詩能愈疾，濁酒不勝渾〔三〕。它日經行地，相尋夜叩門〔四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崔德符：崔鷗。見卷十《秋日至孟明莊》注。

〔二〕見存：蒙受省問，蒙受顧問。《漢書·嚴助傳》：「陛下若欲來內，處之中國，使重臣臨存，施德垂賞以招致之，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。」顏師古注：「存謂省問之。」王安石《謝張學士書》：「惟足下不遺，以朋友之心見存，不勝幸甚！」

〔三〕愈疾：使疾病痊愈。秦觀《書軻川圖後》：「元祐丁卯，余爲汝南郡學官，夏得腸癖之疾，臥直舍中，

所善高符仲攜詰摩輞川圖視余曰：「閱此可以愈疾。」濁酒：用糯米、黃米製成的酒，比較混濁。不勝渾：渾，渾厚。《揚子法言·問神》：「虞夏之書渾渾爾。」宋宋咸曰：「渾渾，猶淳淳也。」

〔四〕經行地：行程中路過這地方。黃庭堅《和答劉中叟殿院》：「想見經行地，烏啼霜臺柏。」夜叩門：張耒《離天長寄周重實》：「半夜叩門投野寺，天寒孤月更分明。」趙鼎臣《次韻夏倪均父見和轅字韻詩六首》之六：「探花梁苑春騎馬，踏雪繁臺夜叩門。」

還家

解鞍歇馬倦西游〔一〕，過眼文書且罷休。薄酒向人殊有味，長年於世已無求。常情未語溝中木，俗眼能驚海上鷗〔二〕。何處雲山不堪隱，更誰辛苦訪菟裘〔三〕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西游：據《史記·呂不韋列傳》：秦昭王四十年，太子死，次子安國君爲太子。安國君（繼位爲孝文王）庶子子楚質於趙。呂不韋謂子楚曰：「子貧，客於此，非有以奉獻於親及結賓客也。不韋雖貧，請以千金爲子西游，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，立子爲適（嫡）嗣。」子楚乃頓首曰：「必如君策，請得分

秦國與君共之。」子楚立，爲莊襄王。呂不韋相秦。庾信《周大將軍崔謚神道碑》：「西游則起家相秦，東人則載世齊卿。」倦西游，謂倦於追逐名利。

〔三〕溝中木：即「青黃溝木」。語出《莊子·天地》：「百年之木，破爲犧尊，青黃而文之。其斷在溝中，比犧尊於溝中之斷，則美惡有間矣，其於失性一也。」後因以「溝中木」或「青黃溝木」爲無心仕進的典故。秦觀《代謝中書舍人啓》：「曾非踴躍冶金，偶就於莫耶；惟是青黃溝木，遂成於犧象。」海上鷗：見《列子·黃帝》：「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，每旦之海上，從漚鳥游，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。其父曰：『吾聞漚鳥皆從汝游，汝取來，吾玩之。』明日之海上，漚鳥舞而不下也。」

〔三〕菟裘：地名。在今山東泗水。《左傳·隱公十一年》：「羽父請殺桓公，將以求大宰。公曰：『爲其少故也，吾將授之矣。』使管菟裘，吾將老焉。」羽父懼，反譖公于桓公，而請弑之。」後因以「菟裘」稱告老退隱的居處。韓琦《次韻答陳龍圖述北第林泉之勝》：「老顧菟裘欲退藏，一區營宅已過楊。」蘇軾《韓太祝送游太山》：「聞道逢春思濯錦，便須到處覓菟裘。」

即事

晚菘^①早韭老不厭^(一)，夜鯉晨鳧多見疎^(二)。地僻難尋野僧飯，路長時枉故人車。青山出

沒塵埃裏，白髮栽培疾病餘^(三)。更有腐儒窮事業，夜窗殘燭一編書。

【集評】

曾季狸：東萊：「晚菘早韭老不厭，夜鯉晨鳧多見疏。」夜鯉晨鳧」出《說苑》魏文侯事。（《艇齋詩話》）

【校記】

①菘：宋集珍本作「松」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晚菘：即白菜。

〔二〕夜鯉晨鳧：夜鯉，夜間捕的鯉魚；晨鳧，早晨飛的野鴨。泛指肉類食物。劉向《說苑·奉使》：「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，三年使不往來。舍人趙倉唐進稱曰：『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，不可謂孝；為人父三年不問子，不可謂慈。君何不遣人使問大國乎？』太子曰：『願之久矣，未得可使者。』倉唐曰：『臣願奉使，侯何嗜好？』太子曰：『侯嗜晨鳧，好北犬。』於是乃遣倉唐縹北犬，奉晨鳧獻於文侯。」《南史·何胤傳》：胤侈於味，食必方丈。汝南周顒與胤書，勸令食菜。有言曰：「丈人於血氣